

黄庄子的春天

杨书清

“春前有雨花早开,秋后无霜叶落迟。”这是一副对子,招远张星镇黄庄子的村民傅先孟跟游客说起自己的村子赞不绝口,“咱黄庄子就是个花早开,叶晚落的好地方!”

美丽的乡村,富裕起来的日子,给了村民自豪的底气。

而十多年前,这个不到百户的小村子还是另一番景象:

土地都是沙丘地,浇不上水,靠天吃饭;村组织乏力,集体经济是负数,村里人心散了,看不到希望。

那时候心里最急的,是刚回村担任驻点干部的傅海军。

早在1982年,17岁的傅海军就离开了黄庄子村。因家贫中断学业的他,揣着母亲多年攒下的150元血汗钱,省内外四处谋生路。他卖过菜、干过翻砂工、开过饭店……社会的“熔炉”和“磨刀石”,让他百炼成钢。他成为一名企业的负责人,事业发展蒸蒸日上。

21世纪初的黄庄子村,成了镇上的老大难村。村委大院几乎成了张星镇党委主要负责人的“临时办公室”。走访调查发现,很多人进城务工了,在村里的没人愿意操心“挑担子”。

镇党委研究提出:找不到党员,找群众,村内找不到外面找,一定要为黄庄子村找到一个带头人。还不是党员的傅海军,进入了镇党委的视线,主要领导亲自做他的工作,让他以镇派驻点干部的名义主持黄庄子的工作。

傅海军回来了。村民们打量着这个离开村子多年,人已到中年的汉子,看他怎样为黄庄子开辟一条发家致富的大路。

他挑起了这副担子,也就挑起了村民们期盼的目光,挑起了镇党委的厚望。

上任伊始,他吃不香、睡不稳,晚上在炕上翻来覆去苦思对策,白天走访村民,听取意见。

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他知道,黄庄子村虽然已经有着300多年的历史了,但沙丘地多,多少年来一直不变的是靠天吃饭,早年歉收年份曾靠野菜树叶充饥。

一个字,穷。村民穷,村集体更穷。多年累计欠了村民近30万元的款,多少个家庭盼星星盼月亮,急等着还清。天上不下,地上不出,拿什么去还?

村容村貌差。“三大堆”(土堆、粪堆、草堆)让村庄形象几十年没有变化,出村狭窄的泥路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……

万事开头难,难也得开头。

望着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,傅海军想,连太阳都要经过一夜苦冷地沉思与煎熬,第二天才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,放射出灿烂的光芒。

要想富先修路。傅海军施政算盘拨上第一颗珠子。多少年了,黄庄子

村里村外都是土路,他挺身而出,带领“两委”成员与党员、村民行动起来。

他带头自筹启动资金,加上镇党委的扶持,村民们自备铁锹,义务出工。从村外通向傅家方向的主路开始,一点一点向前推进,改变村庄面貌,村民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。看到傅海军吃在工地,有的村民中午也带上了干粮,干得热火朝天。看着变得平整开阔的道路,心灰意冷的村民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村民脸上的笑,给了傅海军力量,接着,他带领村民向东,向出村所有的路进军,在欢笑与铁锹镐头交响的乐声中,路面一一拓宽了、硬化了。这是一条条从黄庄子通向四面八方的致富路。

“三大堆”问题由来已久,积重难返。土堆、粪堆、草堆,是村民矛盾的滋生地。傅海军从自家做起,从村里的亲属做起,村干部带头、党员带头,耐心做村民的工作。慢慢地,村内村外不见了“脏乱差”,垃圾清运、路边保洁常态化了,昔日“臃肿”的村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家园。

多年遗留的集体财务账,是一团乱麻,天长日久,越滚越乱。面对积重难返的现状,傅海军没有退缩。他深知,人心稳定了才能发展,村民相信村集体了才能有动力。为了给村民吃上“定心丸”,他让会计印制了欠各户村民的欠条,一一盖上村委会大印,并签上自己的名字,按上红手印。

这一举措,体现了傅海军和村集体对未来发展的信心。短时间内,黄庄子村成为张星镇第一个理顺“遗留财务账”的村庄,得到镇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公开表扬……

傅海军深知,只靠个人情怀、仅靠村民热情还不够。农民致富,还得围绕土地做文章!如何结合村里的情况,探索出一条自身造血的路子?

他走遍了黄庄子村每一块山地,非常留意各地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,思考脱贫致富路子。从带领村民搞养殖开始尝试,到流转土地办理果园合作社……村民们从迷茫、未知,到认可、支持,陆续流转土地上百亩,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渐渐有了效益,为集体经济发展攒下了“第一桶金”。多种特色果树的种植,满足了观光旅游采摘一体化的需求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家乐旅游项目。

如今,这个不足百户的村庄,通过集体集资和镇党委的支持,硬化了路面,通上了自来水和燃气,建起了村民活动中心……集资款还剩下241元,按捐款比例一分不少返给村民!

村民们发现,傅海军的脸变了,从城里人的白面孔变成了农村人古铜色的脸。黄庄子变了,活脱脱一个美丽乡村的标本:春风吹拂,错落有序的四合院如一架架钢琴弹奏着温馨、和谐、幸福的进行曲……

瞧,这个老兵

汪希进 刘甲凡

曲建玲十年前刚退休时,就和老伴计划好了,趁着腿脚还走得动,美美地逛一逛祖国的大好山河,老两口抱着地图把旅行路线都标好了。

这个当口,有好几家企业找上门来,开出高薪和福利相邀。原来,曲建玲在书法、绘画及电脑应用等诸多方面多才多艺,且工作认真、作风扎实,窗户眼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。脚前脚后,牟平区委老干部局和关工委也找到他,邀请他牵头开展公益文化活动。

两条路摆在眼前,究竟往哪儿走?在曲建玲和家人之间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。

正在一家人摇摆不定的当口,曲建玲冷静下来,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大半生——

他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,20岁参军,入党、提干,荣立三等功一次。转业到地方后,党和政府又安排了相应的职务和工作,一千22年,还被烟台市老干部局授予二等功一次。点点滴滴的进步,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、培养和帮助。

一个老兵,老有所为做什么?不是单纯地发挥余热给自己的家人挣钱,服务社会才是老有所为的最高境界。应该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

曲建玲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,最终拿定了主意,到关工委去做公益事业。

2014年,牟平区关工委开展了“助春苗圆梦想”和“微心愿”活动,曲建玲多次下乡走访考察困难学生家庭状况,多方协调在牟平电视台和《今日牟平》设置了专栏,发动全区社会各界积极参加爱心活动。当年,就有200多名学生的“微心愿”被认领,爱心人士捐赠的羽绒服及书包、书籍等学习用具把办公室堆得满满的。

春节前,他冒着严寒,走乡串户把爱心物品送往学校或困难学生家里。

在一个偏远山村,有村民把他当成了骗子,不但不给指路,还出言不逊。这种被误解的情况,曲建玲多次遇到,每次他都耐心解释。

2015年初,曲建玲又协助组建完善了关工委助学团,创建“一对一”助学模式,与丰金集团联手设立了“丰金爱心在线”。他开车陪同“丰金爱心团队”下乡时,车上坐的都是年轻人,他们说:“老曲,您这么年纪给我们开车,真不好意思。”时间久了,他与这些年轻人都成了忘年交。

下乡助学,他给自己立下了规矩:绝不在举办活动的单位和受捐助家庭吃饭。常常是过了饭点,他回家吃“锅底”。老伴心疼地埋怨:“你都这么大岁数了,不要命啦?”

2017年7月,牟平区关工委建立了“书香牟平青少年读书

堂”,购买和募捐藏书上万册。这个活动,由曲建玲组织实施并担任辅导员。

读书堂运行之初,参加的学生不多,好的资源没有用好,曲建玲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连吃饭睡觉都不安生。他想到了自己的专长——书法,决定义务教孩子书法,在读书堂里增设硬笔书法辅导培训班,到读书堂读书练字的学生果真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
一个人带一大群孩子,而10岁左右的孩子,正是贪玩的年龄,调皮打闹让曲建玲应接不暇。压力大,他身上起了大面积疱疹,被衣服磨着,不仅奇痒而且疼痛无比。他却对老伴和领导隐瞒了病情,坚持为孩子们授课。他说,打退堂鼓不是老兵的做派,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笑脸,看着家长们信任和支持的目光,他必须保证每个星期天的授课雷打不动。

很多朋友约他外出旅游,他婉言拒绝。老伴多次让他趁星期天开车一起去烟台看望外孙女,他却因给读书堂孩子们上课而不能成行。面对家人的埋怨和朋友的不解,他都是一笑了之。公益辅导6年来,他克服疫情的干扰及多方面的困难,始终如一坚持为学生授课,在家长群和社会上有口皆碑。

2018年曲建玲又兼任了“五老”宣讲团团长。除此之外,他还兼任老年大学党支部书记和老年大学关工委秘书长、牟平区老干部书法协会主席,每个职务他都认真履行职责,尽心尽力。

有人问他:你身上这么多的“头衔”,忙得过来么?他笑言:“头衔”是硬派给我的,其实我就是个老兵,只要做好工作计划,认真运筹,穿插进行,可以忙而不乱,乐在其中。

每年春节前,是他最忙碌的时候,别人都忙着在家打扫厅堂、置办年货,他却忙着到离家10里路远的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给群众写春联。为了节省时间,他中午带着干粮,一写就是两三天。几百副春联都是站着写的,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,腰酸腿疼那是自然的事。袄袖和衣襟都被红纸染红了,他也毫不在意。不论是朋友还是不熟悉的人,谁向他求字,他都毫不吝啬,送上几幅,每年都要倒贴纸墨数百元。

多年来,每次活动结束,他随即就加班加点及时写出报道稿件,烟台市关工委主办的《希望月报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稿件,至今他在各种新闻媒体、网络发表文章达300多篇。

曲建玲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各界群众的认可,他被授予“烟台关心下一代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”“烟台市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工作先进工作者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

他退而不休,勇于担当,正如上级党组织对他的评价:“年逾古稀不言老,倾情关爱下一代!”